

桐华策划 · 品质保证

吴锦源继《寻秦记》《步步惊心》后导演力作

陈乔恩 贾乃亮 黄宗泽 郑 爽 许绍雄 张云龙

女王男神的热血派对

偏偏喜欢你 DESTINED TO LOVE YOU

梦幻星生园 莫阿也◎著



梦幻星生园 莫阿也◎著

DESTINED TO LOVE YOU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偏偏喜欢你 / 梦幻星生园, 莫阿也著. —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043-7448-6

I . ①偏… II . ①梦… ②莫… III .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6057 号

偏偏喜欢你

梦幻星生园 莫阿也 著

出版人 王卫平

责任编辑 刘郝姣

特约编辑 冯旭梅

装帧设计  010-51264077

版式设计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p.com.cn

微 博 <http://weibo.com/crtpp>

电子信箱 crtp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25 (千) 字

印 张 30.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448-6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惊险初遇 1

第2章

冒名顶替 17

第3章

初来乍到 32

第4章

首战告捷 44

第5章

再临风雨 60

第6章

鬼魂事件 77

第7章

初见端倪 94

第8章

想方设法 105

第9章	
任务完成.....	120
第10章	
校园窃案.....	132
第11章	
化险为夷.....	150
第12章	
凤凰山遇袭.....	160
第13章	
三角关系.....	178
第14章	
表白失败.....	191
第15章	
身份泄露.....	206
第16章	
爱意浮现.....	221
第17章	
患难之情.....	238
第18章	
两心相印.....	257
第19章	
对抗流寇.....	266

第20章

思想转变 280

第21章

天大误会 299

第22章

表明身份 316

第23章

生死考验 337

第24章

成功翻盘 352

第25章

遭遇埋伏 364

第26章

做出妥协 378

第27章

代你送死 394

第28章

暗度陈仓 405

第29章

硝烟渐起 419

第30章

深入虎口 436



第一章 惊险初遇

对钱宝宝来说，阳城不是一座友好的城市。

那一天，天气晴好。钱宝宝的大棚马戏团正在演出一幕儿童剧，装扮成蝴蝶仙子的钱宝宝站在大幕后面，她调整好表情，准备迎接今天的演出。

幻彩大幕缓缓落下，蝴蝶仙子出现在观众面前，她惊恐万分。魔王和小鬼们奸笑着，他们张牙舞爪恐吓着可爱的小动物，小动物们四散逃跑。蝴蝶仙子慌不择路，迎面就撞见咧着嘴龇着牙的魔王。蝴蝶仙子呆住了，魔王一步一步逼近她……

场下的小女孩吓得捂住了眼睛，妈妈慢慢地移开孩子的手，小声地安慰她。小孩子从指缝间偷偷地看，眼看着蝴蝶仙子就要落入魔掌，空中却突然垂下一条绸带，蝴蝶仙子三两下就攀上绸带。场下的小女孩脸上露出了笑容。

绸带荡来荡去，魔王蹦跳着抓不到蝴蝶仙子，气得龇牙狂吼。蝴蝶仙子不再害怕了，她在绸带上翩然起舞，哼唱着森林的歌谣。场下的小女孩高兴地鼓掌。蝴蝶仙子舞姿更加曼妙，飘荡得更加轻松自如，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

钱宝宝偷偷呼出一口气，脸上笑容更加灿烂，在每一次的飘荡中，她甚至腾出一只手向观众不断送出香吻。这种机械的重复对钱宝宝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在她变换着各种动作，不断送吻的空当里，她其实在想能不能再到哪儿借点钱，又该给娘抓药了。

钱宝宝再送出一个香吻的时候，在心里骂自己为什么想到“借钱”两个字。因为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放高利贷的头子带着几个混混夺门而入，用鹰一样的眼睛搜索着台上的演员，钱宝宝四下看看，寻找自己可以逃生的路线。

很快，一个小混混就眼尖地发现了钱宝宝，邀功地说：“老大，她在绸带上呢！”

混混头子抹了一把鼻涕：“娘的，欠了老子这么多钱，还敢躲着我。给我上！”

几个混混冲上台，和小魔鬼们发生了碰撞。魔王见势不对，忙冲上前对着观众

打圆场。他故作吃惊状，大叫道：“人间魔王来搞局了！”

台下的孩子们瞪大了眼睛，欢呼着，等着接下来的好戏。

钱宝宝看到小混混和自己的团员们扭打在一起，知道自己此刻下来就是羊入虎口，于是她更加卖力地在空中不断打转。

混混头子指挥着手下去抓钱宝宝。钱宝宝动作灵活，在空中荡来荡去，不断地打落扑过来的混混。每打落一个混混她都要展示一下优雅的身姿，每一次漂亮的展示，都能引来观众的鼓掌助威。

钱宝宝利用空中优势把混混们搞得人仰马翻，最后她一个漂亮的翻身站在了空中的花瓣上向观众鞠躬致谢。花瓣合上后突然爆开，无数的彩色纸屑在空中飞舞，观众们起身欢呼。地上的混混痛苦地起身后才发现，钱宝宝不见了。

场内灯光一暗，射灯再次亮起的时候，循着光亮看过去，观众们发现钱宝宝已经稳稳地坐在后面的观众席上挥手，观众鼓掌。

混混头子揉着被撞得生疼的腰，吼道：“快给我抓住她！”

钱宝宝向着观众鞠躬致意，优雅地转身出了帐篷。

出了帐篷的钱宝宝一下子就放下优雅的伪装，拼了命地往前跑，身后的混混们一路追。她边跑边回头，大喊：“喂，欠你的钱不是早就还清了么？”

混混头子捂着受伤的腰：“你还的就够利息，你不知道老子是专业放高利贷的啊！”

钱宝宝一路跑进后台。

马戏团后台乱七八糟地堆放了一些表演道具，还有一些演员正在练习表演。

钱宝宝路过一个正在顶塑料碗的洋人，拱手做出一个“帮帮忙”的动作。洋人摇摇头：“Eskommt schon wieder？（又有麻烦了？）”钱宝宝耸耸肩，闪身而过。洋人心领神会地转过身，把头顶上的塑料碗一个一个扔向混混们。

混混们吓得嗷嗷叫。

钱宝宝回头又一拱手：“Danke.（谢谢。）”

洋人笑着说：“Ein leben ohne freund ist die welt ohne sonne.（没有朋友的世界如同没有阳光一般。）”

钱宝宝笑着点点头，见混混们又追过来，又继续朝前跑，她随手抓起一把表演

用的飞镖，对准后面的混混就是几飞镖。

飞镖飞来，混混们东躲西闪。

另一个洋人举起一只筐：“Try the chocolate balls！（尝尝巧克力球！）”说着，把一筐表演用的小球全都倒到了地上。

混混们踩上小球纷纷跌倒在地，人仰马翻，高声喊痛。

钱宝宝大笑着冲他竖起大拇指：“Well done！（干得漂亮！）”

等混混们爬起来的时候，钱宝宝又一次消失了。

钱宝宝爬上一个帐篷，正得意地以为已经脱险了，回头就看见混混们纷纷从各处向上爬。钱宝宝叹了一口气，她拿起一捆绳子三下两下把两个混混捆成粽子，另一个混混想赶来营救的时候，一脚踩错地方，“轰”的一声掉了下去。

钱宝宝拍拍手，一甩绳子翻身借力翻进了一个帐篷。

混混头子在小混混的簇拥下，进了那个帐篷。帐篷里黑漆漆的，几盏蜡烛光飘忽着，一个形象怪异的占卦师在神神叨叨摆弄着算卦，随着她的叨念声，周围帐篷哗啦响，蜡烛光上下晃动。

钱宝宝装神弄鬼，她变着声线，压着声音问：“进门问迷津，你们要问什么？”

混混头子焦急地问：“有没有个女的跑进来？”

钱宝宝向后一指：“后面！”

混混们赶紧追了出去。

钱宝宝得意地把衣服头套甩开，大声呼出一口气：“终于安全了！”没想到一个迷路的小混混才找到这里，抬头看见钱宝宝，大声尖叫起来。钱宝宝一拳挥过去，小混混应声倒地，已经跑出去的混混们又追了过来。钱宝宝边跑边劝：“别追了，大哥呀，你们不累吗？”

混混们追到一个大后台，左顾右盼，不见钱宝宝的身影。没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眼前飞来一个大沙袋。砰！混混头子已经抱在了沙袋上，另一个运气不好，直接被撞飞了。

钱宝宝哈哈大笑，一个混混偷偷举起一把剑，冲着钱宝宝砍了过来，钱宝宝眼疾手快，捡起一个盾牌挡住了自己。剑穿透了盾牌，剑尖在她眼前三寸处停住，钱宝宝叫了声：“呼！好险！”

混混头子晃着晕晕的脑袋看见前面的钱宝宝要跑，抓起一个带滑轮的箱子撞向钱宝宝，不想撞碎了一面镜子，玻璃镜片散落一地，钱宝宝没有路可以逃跑了。混混头子嘿嘿笑着走了过来。

钱宝宝挥手止住他，说：“大哥大哥，我服了，我现在就把钱给你。”

混混头子一时高兴起来：“真的？”

钱宝宝一点头，甩手变出八把飞镖，混混头子一惊，钱宝宝的飞镖已经飞过来了。飞镖像长了眼睛一样，贴着混混们的脸，穿过混混们的裤裆，最准确的是把混混头子直接钉在了墙上，成了一个耶稣的模样。

混混头子耳朵两边、手腕下面，头顶之上，各有一支飞镖以一厘米的距离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他甚至连张开嘴巴说话都格外小心。

钱宝宝听到他说：“你给我等着！”

钱宝宝怎么可能等着，她又不傻！她冲混混头子做了个鬼脸，随即消失在阴暗处。

钱宝宝在后台收拾东西的时候，对自己说：“这么被追债，不是个办法！此地不可久留！换地方！”

对项昊来说，阳城也不是一个友好的城市。

他此刻倚靠在一个卖艺人的箱子旁边懒散地嗑着瓜子，他的眼前是一群斧头帮的人正在敲诈小商小贩。

刀疤强狐假虎威地大声喊道：“拿钱来！”

可怜的店主逞着能：“啊？前几天不是刚收过了么？怎么今天又收？”

“敢跟我刀疤强叽歪？不给就掀摊子！快拿出来！”

店主立刻服软了：“交！交！交！马上交！”说着就去衣袋里掏钱。

刀疤强又冲旁边的老太太喊：“死老太婆，你的呢！”

“强哥，我……今天还没开过张，没钱……”

“没钱？”刀疤强伸手就去老太太的衣袋里翻钱，没等翻到钱，就觉得头上被人打了一下，“谁！谁打我？谁打我？”

项昊继续嗑着瓜子：“土狗走开！我要买这老人家的瓜子，别挡道！”

“敢骂老子是狗！”刀疤强伸手就要打项昊，却被项昊一下子把他的手反剪到

背后。

刀疤强喊着：“唉！疼、疼！你敢动我？你敢动斧头帮？”他扭头朝着整条街大喊，“有人动斧头帮！”

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很快赶过来，手里还拎着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抢来的猪肉，他颤悠着满脸的横肉，冲着项昊说：“谁也不能动斧头帮，哪怕是帮里的一条狗！”

项昊微微一笑：“斧头帮？欺压良善，都是狗！”

斧头帮帮主一听不高兴了，向四周大喊：“杀了他！都给我上！”

没等斧头帮的人近身，项昊已经蹿到帮主面前，不知从哪里拿来的斧头已经架在了帮主的脖子上。他凑到帮主耳边说：“收回我刚才的话。斧头帮，狗都不如！”

一只手压在了项昊的手上：“终于找到你了。别闹大了，先离开这里吧！”

项昊看了来人一眼，表情有些无奈。他还是把斧头拿了下来，斧头帮帮主装腔作势地带着众人离开，走出好远才喊了一句：“你给我等着！”

“好啊，我坐这里等着！”项昊挑衅地回答。

何副官握住项昊的胳膊：“不能等了。现在跟我回去，报名还来得及！项参谋长一直在等你呢！”

“我说过我不回去！你走吧，回去告诉我爸，不用等我，我不报名！我有我自己的打算！”

火车站的月台上，钱宝宝东张西望地观察周围的情况。

钱母脸色苍白，看上去很虚弱，她问：“宝宝，咱们没票怎么上车？”

钱宝宝拍拍妈妈的手：“别担心，娘，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定会有办法。”

火车呼啸着进了站，钱宝宝还是没有想到办法，钱母更加虚弱起来，她硬撑着站在钱宝宝身边，眼中都是绝望。

这时候，一排士兵押着项昊来到了月台上。项昊也东张西望，眼角瞥看周围的环境，寻找逃跑的机会。士兵们威严地吼着等车的乘客：“让开！让开！”

钱宝宝心头一动，小声说：“娘，快快，跟着他们！”

钱宝宝带着她娘跟着士兵们顺利地上了车，检票员看到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根本就没理会紧跟其后的母女俩。

上了车的钱宝宝冲着前面的项昊嘟囔了一句：“真倒霉！出门就撞上扫把星！这

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不是杀人犯就是采花贼，活该被抓。娘，你没事儿吧？咱们去前面找个地方您坐下歇歇。”钱宝宝她全然忘了，要不是这个“扫把星”，她们母女根本没有上车的机会。

钱母拉着女儿的手，有气无力地说：“宝宝，要不是娘这不争气的身子骨连累你借高利贷，你也不会被人逼得要离开阳城。”

“娘，你别胡思乱想！其实我早就想带您去别处看看了，现在正好——娘，你怎么了？”

在钱宝宝的惊叫声中，钱母突然倒地。

“娘！娘你别吓唬我啊……”

听到动静的萧晗从包厢里出来，她蹲下来查看：“这位大娘怎么了？”

“我娘可能是突然又发病了。”

“你快扶她进来，我那里有些常用药，也许能暂时缓解下病情。”

“谢谢你，谢谢你……”钱宝宝抹着眼泪把钱母扶进了萧晗的包厢。

萧晗简单地查看了钱母的情况，担心地说：“你娘病得不轻，要赶紧治疗，不能再拖了。”

钱宝宝哽咽着：“之前也四处看过不少郎中，可都说不出我娘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萧晗说：“从症状上看很像是脑中风。”

钱宝宝很疑惑，担忧地问：“脑中风？这是什么病？”

“我在德国时，有一位相熟的老教授得的就是这个病。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很有可能造成视力障碍、失聪、吞咽障碍，最后甚至会……”

“会怎么样？”

萧晗小声地说：“会活活饿死。”

钱宝宝眼泛泪花：“那要怎么样才能治好我娘呢？”

萧晗想了想，说：“我们这车是去龙城，我知道龙城军校医院是全龙城最大的医院，那里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应该能治好你娘的病。”

钱宝宝很担心：“要很多钱吗？”

萧晗安慰她说：“别担心。我刚好要去龙城军校任教，军校教员的家属可以享受免费治疗，虽然你们不能免费，但我可以帮你联系医生，看看能不能帮你尽量减少些治疗费用。”

钱宝宝破涕为笑：“那真是太好了！你刚刚说这班车是去龙城的？”

萧晗说：“是啊，你都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吗？”

钱宝宝抓了一下头发：“我，我一时忘记了。姑娘，你可真是个好人。”

萧晗看了看钱宝宝的衣服，说：“你的衣服都破了，先换身衣服吧。”

钱宝宝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时候太匆忙了，没带衣服。”

萧晗说：“我有衣服，拿给你。”

隔壁的包厢里，项昊故意倒在床上，装成倒头大睡的样子。

何副官站在一旁。

项昊一边打呼噜一边睁开半只眼偷瞄了一下四周环境，寻求出逃的办法。他看到窗户紧紧关闭，门口两个士兵守卫紧紧盯着自己。

何副官察觉项昊是在装睡。他认真地说：“别看了，你逃不出去的，我一定会妥妥地把你送回龙城。”

项昊郁闷地坐了起来。

何副官看着窗外，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年了。龙城变化很大，已经不再是项参谋长独大的局面了。大帅怕项家势力做大，一再削减兵权，还愈发扶植沈军长。如今的沈国舜手握重兵，已经跟参谋长平起平坐了。还有李继洲，虽然手里兵不多，但这些年军校校长做下来，军官中很多人都是他的门生学员。大帅布下一个三足鼎立的局，自己好稳坐大帅府。”

项昊很不耐烦：“跟我说这些干吗？”

何副官说：“其实三个月前我们就知道你在阳城了，之所以现在才抓你回去，就是为了……”

项昊打断了何副官的话：“那个！我要上厕所！”

何副官深深地看了一眼项昊，无奈地站起来，拉开门。“我劝你还是不要想着逃跑的好，他们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项昊冷着脸出门，两个士兵自动跟上项昊。

萧晗的包厢里，钱母安静地睡着，状态已经好了许多。钱宝宝换上了萧晗的衣服，一直在感谢：“真是太感谢你了。还不知恩人怎么称呼？”

“我姓萧，单名一个晗字。”

钱宝宝笑着点头：“萧晗这个名字真好听。我叫钱宝宝，叫我宝宝就行了，今天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也不知能回报你什么。我看这火车上也挺无聊的，不如我给你看个相？”

“你还会看相？”

钱宝宝得意地扬头：“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通阴阳，懂八卦，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啊。”见萧晗听得认真，钱宝宝不好意思地圆谎，“嘿嘿，瞎看的。你就权当是解闷，逗个乐，怎么样？”

萧晗伸出手去，钱宝宝看看手相，又煞有介事地端详着萧晗：“你是大户人家小姐；留过洋，喝的是洋墨水；性格温柔，为人善良，喜欢静雅，不喜喧闹；而且，还有一个朝思暮想的男人！不过，你应该跟他很久都没有见面了。怎么样，全中了吧！”

萧晗没回答她，只是接着说：“你和你娘衣着朴素，应该自小生活艰苦。刚才看你的身形，应该是练过功夫，以卖艺为生。你不知道这辆车是开往龙城的，说明你没买票。你的行李也不多，应该是仓促出行。所以我推断，你应该是得罪了什么人，匆忙出逃的吧。怎么样，也全中了吧？”

钱宝宝拱拱手，不好意思地说：“关公门前耍大刀，今天撞上道行深的同行了。”

萧晗愉快地笑着说：“其实我们用的都只是心理学上一些最基本的推理技巧。我刚从德国念完心理学博士回来。”

钱宝宝很惊讶：“德国？ Hallo（你好）？”

“你会说德语？”

钱宝宝摇头：“跟我的德国朋友学了几句玩玩而已。心理学博士！你是去军校任职？”

萧晗点点头，说：“嗯，去做心理学教官。”

钱宝宝敬佩地点点头，说：“好厉害！那个，我去下厕所。”

钱宝宝按照萧晗的指引到了火车厕所门口，只见旁边的车门开着，项昊已经准备就绪，要跳出车外，而厕所里面传出“咣咣”的敲击声，有人在里面大喊：“开门！开门！”

钱宝宝立刻明白了：罪犯要偷走！可是……

钱宝宝一把拉住项昊：“喂喂喂，千万别想不开啊！俗话说得好，没心没肺，能活百岁，这世上没什么过不去的坎。”

项昊使劲挣脱：“走开，放开我！”

“我怎么能放开你呢，这地方你掉下去估计都死无全尸啊。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我也刹不住，滚开啊……”说完，项昊使劲掰开钱宝宝握着自己胳膊的手，钱宝宝一时吃痛，松了手，转瞬又扑了上来，没想到位置刚刚好，项昊的嘴唇直接捂住了钱宝宝的嘴唇。

钱宝宝一下子跳开，回手就给了项昊一巴掌，然后她大声喊：“非礼啊，非礼啊！”趁机再次紧紧地抓住项昊的胳膊。

项昊使劲地挣脱：“你放开我！”

钱宝宝更使劲地大喊：“非礼啊，救命啊，非礼啊！”

何副官闻声赶过来，问钱宝宝：“怎么了？”

“他非礼我！”

项昊见何副官到了，知道自己的逃跑大计失败，狠狠地瞪着钱宝宝，对何副官说：“她非礼我！”

何副官看下钱宝宝，又看看项昊：“到底是谁非礼谁？”

两个人异口同声：“他（她）非礼我！”

钱宝宝不依不饶地对着何副官请求支援：“我不想活了，这是我的初吻，我不想活了！”

何副官没有理她，而是对从厕所逃出来的两个士兵说：“把他带走！”

项昊被带走了，钱宝宝在他身后大喊：“你赔我初吻，你赔我初吻！”

回到包厢里的项昊不咸不淡地对何副官说：“你觉得你们能看住我吗？我要是想跑，就算你带我回了龙城我也还是能逃的。”

何副官无奈地问：“你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吧？”

“记得，但是关我什么事，我已经不是军校的学生了。”

“一年前，你离开军校，参谋长向大帅求情只为你保留一年的学籍，明天也是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是你回到龙城军校的最后机会。”

“我不想回去。”

何副官问了一句：“就因为集英战队队长的位置被沈文涛拿到？”

“关他屁事！”项昊继续嘴硬。

“集英战队象征着军人的最高荣誉，是你多年的梦想，明天就是集英战队报名选拔最后的日子了。而且在你离开龙城军校的这一年，沈文涛各项成绩在军校都名列前茅，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就是下一届的集英战队队长。除非薛少华还在……”

提到这个名字，项昊猛一抬头。他的脑子里一下子响起薛少华最后的声音：

“项昊，文涛，你们快走啊，快走啊！”

薛少华的声音在爆炸声中终止。

项昊静静地望向窗外，好半天，他慢慢地说：

“我跟你回去！”

何副官心里高兴：“太好了！”刚说完，就见项昊站起来，何副官和两个士兵立刻警觉起来。项昊叹了口气：“我只是想去透个气而已，我已经答应你回军校，就不会再跑了。”

项昊走出门，没走多远，凭他多年的观察力，他已经知道，有人在跟踪他。项昊假装无事，继续往前走。车子颠簸了一下，项昊借势回了一下头。一个男人迅速坐了下去，佯装成一名普通乘客。项昊再次起步的时候，另一个坐着的人和坐下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站了起来，跟上项昊。

项昊查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解决这个杀手，就直接进了餐车。他假装排队，没注意站在他前面的就是钱宝宝。

钱宝宝点了三个大饼，低头掏钱，把钱递给服务员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大饼没了。

“咦，我的饼呢？”

服务员说：“您朋友刚才拿走了？”

“我朋友？”钱宝宝转身看到项昊走远的背影，她喊道：“喂！那是我的饼！你给我站住！”

项昊拿着大饼往回走。杀手注意到项昊发现了他，连忙藏在门口，慢慢掏出一把刀来。

项昊离杀手越来越近。两人像知道对方位置一样，一点点小心地试探。项昊小步子向杀手靠近，杀手等项昊靠得再近一些。

钱宝宝此时追了出来，伸手一把从项昊手里抢回一张大饼，由于抽饼的力气太大，饼不小心打在了杀手的脸上。杀手被打得一愣。

“你个混蛋！小偷！竟然偷我大饼！”

项昊转过身，不耐烦地把剩下的两张丢给钱宝宝。

杀手见钱宝宝这么一吼，把刀收了起来，转身快步离开。项昊回身的时候，杀手已经不见了。

项昊见弄丢了杀手，一股火冒上来，怒瞪了钱宝宝一眼。

钱宝宝大声嚷嚷：“瞪什么瞪，你偷了我的饼还敢瞪我？”

车厢里所有的人都看着项昊和钱宝宝。

“我恨不得连你一起吃了！”项昊说完要走，却被钱宝宝拉住。

钱宝宝向项昊摊开手心：“拿来！”

“不是还你了？”

“还了就完了？都被你捏脏了还怎么吃？赔钱！”

项昊不想和她拉扯，直接说：“没有！”

“看你这德行也没钱！晦气。走走走！”

项昊气鼓鼓地朝头等车厢方向走去，钱宝宝跟在后面。

钱宝宝拿着大饼往前走，一个小女孩眼巴巴地瞅着，吞着口水。

“爹，我好饿，这个大饼好香，我好想吃。”

小孩子旁边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无奈地说：“乖，我们没有钱，马上就到站了，下车再吃东西吧。”

“爹，我真的好想吃东西。我好饿！”

钱宝宝停下脚步，她蹲下来，把大饼递给小女孩：“小妹妹，你很饿，是不是？姐姐这里有张饼，刚刚被坏哥哥咬过了，你要不嫌弃的话就吃吧。”

见钱宝宝把大饼送给小女孩，几个孩子见状都围了上来：“姐姐，我好饿。”